

首批中国共产党党员 译介活动研究

陈德用◎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首批中国共产党党员 译介活动研究

陈德用◎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首批中国共产党党员译介活动研究/陈德用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 - 7 - 5203 - 1093 - 2

I. ①首… II. ①陈…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员—翻译事业—研究
IV. ①D261.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665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熊 瑞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09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于首批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译介活动，以译者、译事、译作和译论为线索对其进行描写性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提供史料、还原历史语境，对这些活动进行实事求是的解析与评价，挖掘其在中国翻译史、中国革命史乃至民族救亡史中的积极意义。本书适合翻译专业学生，以及对中国翻译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作者简介

陈德用，安徽滁州人，安徽科技学院副教授。近年来主持省厅级教科研项目多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编、参编省级规划教材3部。目前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大学英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封面设计：视觉传达
010-51264077

本书为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安徽百年（1842-1949）译介活动与当下启示研究”（项目编号AHSKY2015D108）、安徽省教育厅项目“首批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译介活动研究”的研究成果，同时，本研究受安徽科技学院课题“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翻译与译者身份互动研究”的资助。

序 言

本书旨在全面、客观地再现首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译介活动，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客观审视其在翻译史、民族救亡史乃至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同时还原历史语境，对这些译介活动进行解释性的探讨。

一 本书的意义和价值

本书在以下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首先是译学价值，本书对首批共产党员这一特殊群体的译介活动进行专题研究，所形成的结论能够提升翻译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促进译学的建设和发展。其次是史学价值，本书以首批共产党员的译介活动为研究对象，提供史料、还原历史，对于研究中国翻译史、中国革命史乃至整个民族救亡史具有积极意义。再次是应用价值，本书对于研究特定时期、特定背景下的翻译现象具有启示意义，能够丰富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等实践性较强的译学分支。最后是当下关怀，在新时期和新背景下，党建工作是国家各类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此书对时下党建工作中如何构建党员形象与身份具有启示意义。

二 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的重点是对首批共产党员的译介活动进行全面客观地再现、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充分的解释。内容上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是对

首批共产党员译介活动的描写性梳理,从译者、译事、译作和译论等方面对首批共产党员的译介活动进行全面客观地再现。第二是对这些译介活动进行客观评价,包括相关的译事、译作和译论的历史地位以及产生的影响。第三是对首批共产党员的译介活动进行解释性探讨,主要是还原历史语境,结合当时社会、文化、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因素对相关翻译现象进行解释性探讨。

本书所说的“首批中国共产党党员”指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和旅日、旅欧共产主义小组中的53位(另外也有57人和60人之说)已经具有正式党员身份的人。在这些党员中,有明确记载从事过译介活动的有17人,分别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的陈独秀、陈望道、沈雁冰、沈泽民、李达、李季、李汉俊、杨明斋和袁振英,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的李大钊、刘仁静、罗章龙和张太雷,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中的周佛海和施存统,旅欧共产主义小组中的瞿秋白。对于他们的译介活动的研究,本书在章节安排上没有以他们所在的共产主义小组为单位,而是直接以个人为单位。

三 本书的特点

在撰写本书的时候笔者关注了以下几点。

首先,在视野上,本书不仅关注史实,还包括从史实出发,还原历史语境、关注当下现实并展望未来,体现出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面关注和关怀,方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不仅能够知其然,也能知其所以然,并且能够以史为鉴,思考当下中国党建和各类文明建设中如何进行党员、民族和国家的身份建构和形象塑造问题。

其次,在研究范式与方法的采用上,本书综合应用了语文学、语言学和文化学研究范式,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过程研究相结合,采用了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田野调查法、案例法、对比法等研究方法,力求做到研究范式和方法应用的科学与规范。

再次,在内容的呈现上,本书力求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定量与

定性的结合。本书不仅有针对某个共产党员译介活动的统计,也有针对这些定量研究进行的定性分析。

第二,描述与解释相结合。本书不仅有对史实的客观描述,也有建立在历史语境还原基础上的对这些史实所进行的解释。

第三,共时与历时的结合。本书不仅关注某一时期内首批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译介活动,而且关注其不同时期的译介活动,分析其译介活动的嬗变。

第四,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本书不仅关注某个共产党员的译介活动,而且将整个群体进行比较并得出相关结论,从个体上升到群体,再上升到类型。

第五,具体与抽象的结合。本书不仅有概括性的介绍和结论,也应用了大量的实例让论述直观具体,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

本书适合大中专学生、对翻译史和党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和读者阅读使用,能够在教育和科研等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在撰写过程中,本书遵循从描写性研究到影响研究,再到解释性研究的思路,先是客观再现首批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译介活动,并实事求是地评价其意义与影响,接着再深究这些译介活动生发的原因,读者也可以遵循这一思路进行阅读。

本书为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安徽百年(1842—1949年)译介活动与当下启示研究”(项目编号 AHSKY2015D108)、安徽省教育厅项目“皖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身份构建与翻译互动研究”(项目编号 SK2015A783)、安徽省教育厅项目“首批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译介活动研究”的研究成果,同时,本研究受安徽科技学院课题“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翻译与译者身份互动研究”的资助。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陈独秀的译介活动	(1)
第二章 李大钊的译介活动	(41)
第三章 杨明斋的译介活动	(53)
第四章 陈望道的译介活动	(65)
第五章 瞿秋白的译介活动	(79)
第六章 李达的译介活动	(110)
第七章 李汉俊的译介活动	(123)
第八章 李季的译介活动	(131)
第九章 张太雷的译介活动	(139)
第十章 沈雁冰的译介活动	(144)
第十一章 沈泽民的译介活动	(195)
第十二章 其他人的译介活动	(207)
结语	(216)
参考文献	(222)

第一章 陈独秀的译介活动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号实庵，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最高领导人。

陈独秀于1879年（清光绪五年）10月9日生于安徽怀宁，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进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在那里接触到近代西方的思想文化，因发表反清言论，1899年被书院开除，后因参与反清宣传活动被清政府通缉，于1901年流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回国后于1903年7月协助章士钊在上海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年初在芜湖创办了《安徽俗话报》。1905年，组织了岳王会，并任总会长，秘密进行反清革命活动。1907年进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来又转入早稻田大学。回国后于1909年冬到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安在安徽省都督府任秘书长，1913年，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出狱后于1914年再次前往日本，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回国后于1916年担任北京大学学长（相当于系主任），1918年与李大钊共同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建党活动。1921年3月24日，他受陈炯明之邀赴广东建党。同年7月，在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届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和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29年12月在上海建立名为“无产者社”的托派组织，出版《无产者》，进行托派思想的宣传。1937年，由于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并谴责蒋介石的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同年8月出狱，先后在武汉和重庆居住，1942年5月病逝于重庆。其主要著述被收录到《独秀文存》、《陈独秀思想论稿》、《陈独秀文章选编》和《陈独秀著作选编》等。

在语言上，陈独秀懂日、法、英三国文字。他曾多次到日本留学，或因其他事务在日本逗留，还曾经在东京弘文学堂的师范科专门学过日语^①。他对法语的学习则始于国内，早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在杭州的新式学校中西求是书院就读时，就曾学习过法语。^② 1914年7月，他去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同时进入雅典娜法语学校继续学习法语。^③ 此外，在日本期间，他还先后进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和早稻田大学专门学习英语。因此，他的日、法、英三种语言水平都比较高。胡适在北京大学进行题为《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演讲时曾说：“他受法国文化的影响很大，他的英文法文都可以看书。”^④ 实际上，他的英语水平不仅仅是停留在“可以看书”的水平。例如自1913年冬至1914年春，在他滞留上海协助汪孟邹经营亚东图书馆的时期，他就以“CC生”为笔名编写了《新华英文教科书》，这部教科书原定出版四册，但因为销路不畅，只出了前两册，到了1919年12月1日，他编写的《模范英文教本》四册本由上海益群书社出版。在他的书信和著作中，日、英、法、德和拉丁语等外文术语随处可见，这充分反映出他的外语水平是相当高的。

除了语言，陈独秀还具有很深的中西文学和文化功底，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蔡元培曾经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⑤

① 朱洪：《陈独秀风雨人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② 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③ 同上书，第23页。

④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王树棣等《陈独秀评论选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293页。

⑤ 石钟扬：《文人陈独秀：启蒙的智慧》，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9页。

由此可见,在同代人的眼中,他的学者身份也是得到认可的。他“博学多艺,对历史、哲学、文学、文字音韵学等都有精深造诣”。^①他不仅在旧文学方面很有功底,于新学上也颇有造诣。在思想上,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在他于中西求是书院就读的时候,他就受到严复的《天演论》和维新派报纸《时务报》的影响,随着后来的出国留学和自己的学习体悟,他游走在中西文化之间,形成了自己深厚的文化根基和独到的见解。在军事、政治、文化、教育、艺术乃至宗教、家庭、道德、人口、婚姻和妇女等诸多领域,他都有独到的研究,形成了独具慧眼的见地,发表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论著。时至今日,他的不少论点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②

陈独秀在语言、文化、文学和思想等方面积累的深厚功底为他的译事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译事活动包括他的翻译实践活动、相关翻译组织活动以及翻译思想等方面。

一 翻译实践活动

(一) 译介活动梳理

按照文体来看,陈独秀的翻译实践活动涉及文学翻译、社会科学翻译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等。

1. 文学译介活动

陈独秀的文学译介活动主要包括小说和诗歌翻译。

(1) 小说翻译

陈独秀的翻译实践活动始自其为苏曼殊修改润色《惨社会》,实际上,这是苏曼殊节译的雨果的《悲惨世界》。自1903年10月开始,苏曼殊署名为“中国苏子谷”,将译文在《国民日报》上连载,连载了前十一回后,《国民日报》于是年底停刊。对于苏曼殊在此报上连载的译文,陈独秀很不以为然,不但认为译文“很不忠实”,而且对

^① 袁亚忠:《陈独秀的最后1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② 石钟扬:《终身的反对派与永远的新青年——论陈独秀的文化意义》,《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苏曼殊的译笔也颇不满意，认为其“汉文的程度实在不甚高明”。于是他对这些译文进行了修改润色，并将原来的十一回译成了十四回，将书名改为《惨世界》，于1904年由镜今书局发行了单行本，译者的署名是“苏子谷、陈由己同译”，这里的陈由己就是陈独秀。不过陈独秀对自己的修改和润色也并不满意，他曾说：“《惨世界》是苏曼殊译的，取材于器俄的哀史而加以穿插，我曾经润饰一下。曼殊此书的译笔，乱添乱造，对原著很不忠实，而我的润饰，更是马虎到一塌糊涂。”^①

从译本的质量来说，苏曼殊和陈独秀翻译的《惨世界》的确让人不敢恭维，但从译本的功能和承载的社会意义来看，这个译本还是有令人称道的地方。两人其实是采用了章回体小说的模式，依据原文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采用了改写的方式，对原文进行了影射式的大幅度的编译，这种影射典型表现在人物姓名和故事情节的编写上。在译本中，主要人物的姓名被改译成了“金华贱”、“满周苟”、“范桶”、“孔美丽”和“孟主教”等，这些名字用双关的方式分别影射当时社会中不同身份的人物，包括无产者、满洲政府当权派、传统知识分子和坚守孔孟教条的人物等。其中“金华贱”谐音“今华贱”，是对当时中国在上世界上所处地位的影射，反映出当时清政府割地赔款、饱受列强欺凌的现实；“满周苟”谐音“满洲狗”，直接指向当时的清政府，反映出译者对当权派的不满；“范桶”则谐音“饭桶”，影射的是当时没有民族担当、只会死读书的知识分子；“孔美丽”和“孟主教”则用语义双关的方式影射那些笃信孔孟之道、不善变通的人。

在故事情节上，两人翻译的《惨世界》与原文的差别也很大，更是寄予了两人的当下关怀。“金华贱”时常受到“满周苟”的欺凌，“范桶”也是如此。“满周苟”看上了“孔美丽”，想方设法对她进行凌辱，“金华贱”拔刀相助，与“满洲苟”周旋，“范桶”则在其中和稀泥。在与“孟主教”相遇相识之后，“金华贱”蓦然醒悟，终于对

^① 柳亚子：《记陈仲甫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苏曼殊年谱及其他》，北新书局1928年版，第279—286页。

“满周苟”不再心存幻想，而是与其彻底决裂、划清界限，他高举义旗，与“满周苟”展开了斗争。

可以看出，如果严格以原文作为参照，《惨世界》并不能算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是一种寄予了作者信念和希望的再创作。从这种再创作中，我们能够看出译者对于政府、旧式礼教和社会现状的不满，对于国人所持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哀、无奈与愤懑，借助翻译，译者其实是想唤醒国人、告诉他们一条出路，那就是不要消极等待，而是要奋起反抗，自己掌握命运。因此，从这一点来看，苏曼殊和陈独秀对于原文的译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诗歌翻译

1908年，陈独秀翻译了拜伦的《留别雅典女郎四章》一诗，译文署名为“盛唐山民”，收入了苏曼殊编的《拜伦诗选》，于1909年在东京出版。之所以署名为“盛唐山民”，是因为陈独秀的故乡怀宁自唐朝至清朝初年在行政区划上属于盛唐郡，郡内有山名曰“盛唐山”，因此陈独秀曾自称为“盛唐山人”或“盛唐山民”。

1915年，陈独秀选择了泰戈尔的《吉檀迦利》中的第1、第2、第25和第35首诗，将其译为汉语发表在同年10月15日出版的《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为《新青年》）第1卷第2号上，这是《新青年》杂志第一次发表外国诗歌译文，也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泰戈尔诗歌译文，陈独秀也因此成为泰戈尔作品的首位中文译者。^①

在自己的译文之后，陈独秀附上了对泰戈尔的注释，说他是“印度当代之诗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也。曾受 Nobel Peace Prize。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文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将泰戈尔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说成是诺贝尔和平奖自然是大错特错了，目前业界普遍认为这一错误的出现是因为陈独秀当时对泰戈尔并不十分了解。^②

陈独秀翻译泰戈尔的这几首诗自然有其文学上的用意，但更多的

① 韩虎林：《陈独秀的译事活动和译学见解》，《中国翻译》2007年第4期。

② 刘燕：《泰戈尔：在西方现代文化中的误读——以〈吉檀迦利〉为个案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

还是出于其政治和教育目的，从“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也”和“印度青年尊为先觉”这些说法来看，他强调泰戈尔在精神上的开拓作用和对青年的引导功能，由此可见其翻译的政治用意和教育用意十分明显，对于文学性的强调反而成了其次。

另外，在译文的措辞上，陈独秀的政治动机也是显露无遗的，以下是这四首诗的原文和对应译文：

Thou hast made me endless, such is thy pleasure. This frail vessel
thou emptiest again and again, and fillest it ever with fresh life.

This little flute of s reed thou hast carried over hills and dales,
and hast breathed through it melodies eternally new.

At the immortal touch of thy hands my little heart loses its limits in
joy and gives birth to utterance ineffable.

Thy infinite gifts come to me only on these very small hands of
mine. Ages pass, and still thou pourest, and still there is room to fill.

我生无终极。造化乐其功。微躯历代谢。生理资无穷。/越
来千山谷。短笛鸣和雍。和雍挹汝美。日新以永终。/汝手不死
触。乐我百障空。赐我以嘉言。乃绝言语踪。/弱手载群惠。万
劫无尽工。

When thou commandest me to sing it seems that my heart would
break with pride; and I look to thy face, and tears come to my eyes.

All that is harsh and dissonant in my life melts into one sweet har-
mony and my adoration spreads wings like a glad bird on its flight across
the sea.

I know thou takest pleasure in my singing. I now that only as a
singer I come before thy presence.

I touch by the edge of the far spreading wing of my song the feet
which I could never aspire to reach.

Drunk with the joy of singing I forget myself and call thee friend
who art my lord.

当汝命我歌。矜喜动肝膈。举目睹汝面。不觉泪盈睫。/纯一
而和谐。泯我百微纒。乐如海上鸥。临波厉羽翮。/前进致我歌。
我歌汝恻悦。/余音溢天衢。稀宠幸接迹。/欢歌醉忘我。苍冥为
友戚。

In the night of weariness let me give myself up to sleep without
struggle, resting my trust upon thee.

Let me not force my flagging spirit into a poor preparation for thy
worship.

It is thou who drewest the veil of night upon the tired eyes of the
day to renew its sight in a fresher gladness of awakening.

深夜群动息。吾亦百虑消。偃卧无所营。委身任灵保。/情气
渎神命。毋令相混淆。/夜色若张幕。倦眼息尘劳。朝醒乐新景。
感此神功高。

Where the mind is without fear and the head is held high;

Where knowledge is free;

Where the world has not been broken up into fragments by narrow
domestic walls;

Where words come out from the depth of truth;

Where tireless striving stretches its arms towards perfection;

Where the clear stream of reason has not lost its way into the dreary
desert sand of dead habit;

Where the mind is led forward by thee into ever-widening thought
and action-

Into that heaven of freedom, my Father, let my country awake.

远离恐怖心。矫首出尘表。/慧力无尽藏。/体性遍明窈。/语